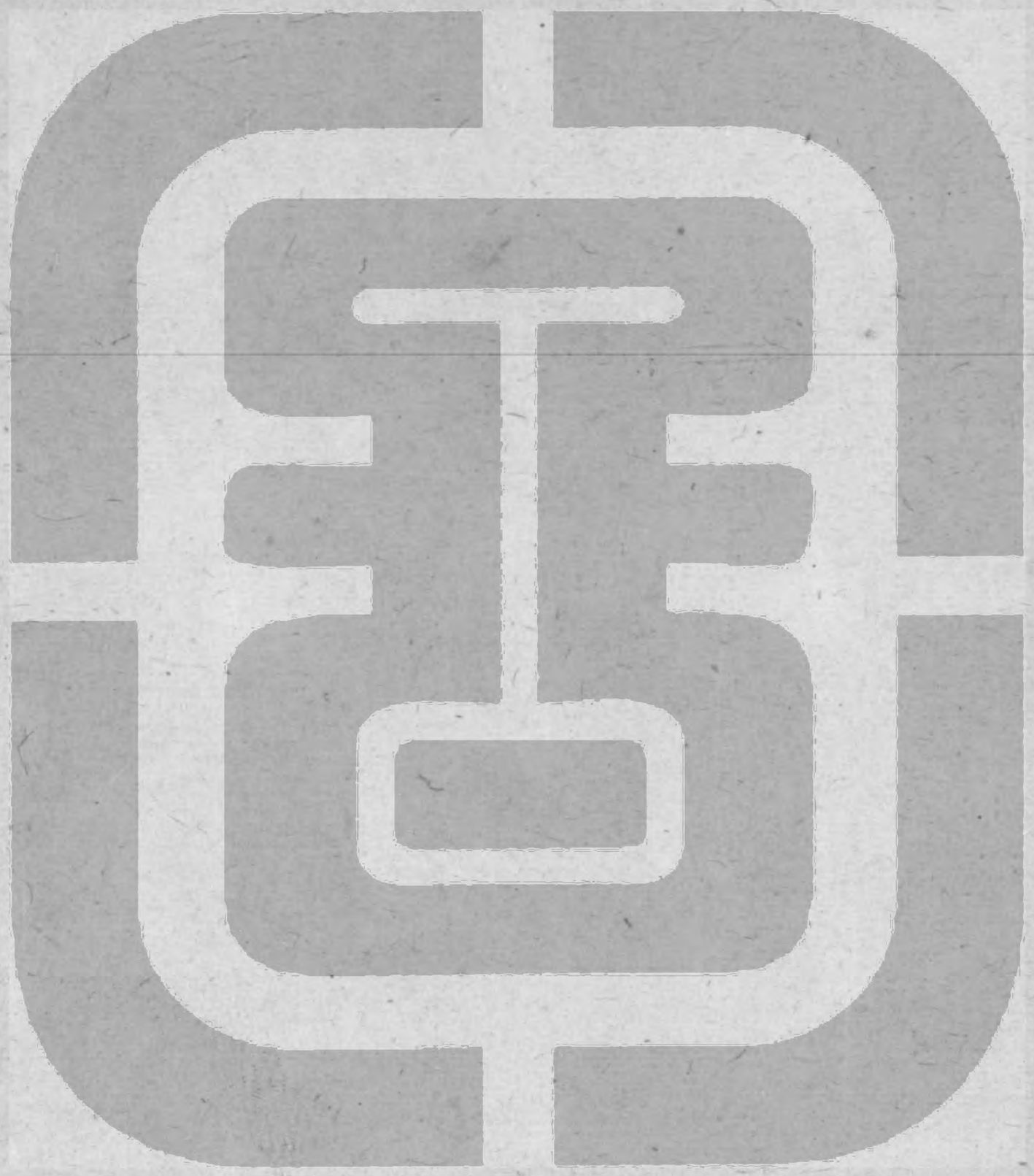


列傳卷第二十一　隋書五十六

特進臣魏　徵　上

盧愷

盧愷字長仁涿郡范陽人也父柔終於魏中書監愷性孝友神情爽悟略涉書記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為記室其後襲爵容城伯邑千一百戶從憲伐齊愷說柏社鎮下之遷小吏部大夫增邑七百戶染工上士王神歡者嘗以賂自進家宰宇文護擢為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為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搢紳並列實恐惟鶉之刺聞之

外境護竟寢其事建德中增邑二百戶歲餘轉內史下大
夫武帝在雲陽宮勑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
四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勑欲以老牛享士
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爲聘陳使副先是
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爲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四年
秋李穆鎮拔軹關柏崖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之大悅曰盡
愷文章大進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尋授襄州總管司録
轉治中大象元年徵拜東京吏部大夫開皇初加上儀同
三司除尚書吏部侍郎進爵爲侯仍攝尚書左丞每若敷
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帝嘉愷有吏幹賜錢四一

十萬匹并賚雜綵三百匹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寮以
愷爲上考僉議以爲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
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右
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上以愷屬吏憲司
奏愷曰房恭懿者尉遲迥之黨罪當住進威愷二人曲相薦
達罪狀轉爲海州刺史又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即授官皆
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並以鄉正徵詣吏部徹
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攣才用無算愷以威故授
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以爲

私愚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瓌之爲舍人
瓌即蘇威之子臣以瓌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
豈當如此上曰蘇威之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徵身俾
至所不知者便行朋附姦臣之行也於是除名爲百姓未
幾卒于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
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遂及於此子義恭嗣
公孤爲令孤
令孤熙字長熙燉煌人也代爲西州豪右父整仕周官至
大將軍始豐二州刺史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
儼然不妄通賓客乃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群書尤明
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爲吏部上士尋丁母
都督輔國將軍轉憂官府都上士俱有能名以母憂去職
殆不勝喪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絕嗣吾今見
存汝又嬰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饘粥
服闋除小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哭聲莫不
爲之下泣河陰之役詔令墨縗從事還授職方下大夫襲
爵彭陽縣公邑二千一百戶及武帝平齊以留守功增邑
六百戶進位儀同歷司勳吏部二曹中大夫甚有當時之譽
高祖受禪之際熙以本官行納言事尋除司徒左長史加
上儀同進爵河南郡公時吐谷渾寇邊以行軍長史從元

帥元諧討之以功進位上開府會蜀王秀出鎮於蜀綱紀之選咸屬正人以熙爲益州總管長史未之官拜洛州刺史時山東康齊之俗戶口簿籍類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奎者一萬戶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爲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烏白鷺嘉瑞甘露降於庭前栁樹八年徵爲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相與立碑頌德及行臺廢授并州總管司馬後徵爲雍州別駕尋爲長史遷鴻臚卿後以本官兼吏部尚書仁壽判五曹尚書事號爲明幹上甚任之及上祠太山還次涿州惡其殺盛多有姦伏於是以熙爲涿州刺史下車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肆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爲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爲良政上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勑相州刺史宜盡通今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上以嶺南夷越數爲反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給幢內五百人賜帛五百匹發傳送其家累改封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

遷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敬稱爲大化時有爭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在陳日已據南海平陳後高祖因而撫之即拜安州刺史然驕倨恃其阻險未嘗來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復遣巫醫物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熙以州縣多有同名二於是奏改安州爲欽州黃州爲峯州利州爲智州德州爲驩州東寧爲融州上皆從之在職數年上表曰臣忝寄嶺表四載于茲犬馬之年六十有一才輕任重嫗懼兼深嘗願收拙避賢稍免官謗然所宣

導未能頓革夷風頗亦漸識皇化但臣風愚消濁尤重增其罪力精神轉就衰邁昔在壯齒猶不如人況今年疾俱侵豈可猶當重寄請解所任優詔不許賜以醫藥熙奉詔令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欲爲亂請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熙受佛子賂而捨之上聞而固疑之既而佛子及問至上大怒遂爲信然遣使者鎖熙詣闕熙性素剛鬱鬱不得志行至衡州憂憤發病而卒時年六十三上怒不解於是沒其家貲及行軍總管劉方擒佛子送於京師言熙實無贓貨上乃悟於是召其四子聽預仕焉少子德棻最知名

薛胄

薛胄字紹玄河東汾陰人也父端周察州刺史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龍爵文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高祖受禪擢拜魯州刺史未之官檢校廬州總管事尋除兗州刺史及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者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禁道力有部人徐俱羅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爲道力僞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詣君馥曰向道力以經代俱羅爲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文因請胄胄呵君馥曰吾已察知此人詐也司馬容豈當連其坐君馥乃止遂往收之道力懼而引僞其餘姦猾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爲神明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既爲薛公豐兗渠胄以天下太平登封告禪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跡撰封禪圖及儀上之高祖謙讓不許後轉鄆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徵拜衛尉卿尋轉大理卿時法寬平名爲稱職後

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頻稍被踈忌及王世積之誅也頻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頻罪胄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父而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會漢王諒作亂并州遣僞將綦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令胄援於胄胄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計却之遣親人曾世範說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爲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於是釋去進圖黎陽及良篡逆所攻棄軍歸胄胄拜以胄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恩詣闕理胄者百餘人胄竟坐除名配防嶺南遭病卒有子袪勣獻並知名

宇文弢

宇文弢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直力覲魏鉅鹿太守父珎周岩州刺史弢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仕周爲禮部上士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修定五禮書成奏之賜公田十二頃粟百石累遷少吏部擢八人爲縣令皆有異績時以爲知人轉內史都上士武帝將出兵河陽以伐齊謀及臣下弢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葉雖曰無道藩屏之寄尚有其人今之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

武之地莫過於此願陛下詳之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辛用弦計弦於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以爲別隊從帝攻拔晉州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壯而之後從帝平齊以功拜上儀同封武威縣公邑千五百户賜物千五百段奴婢百五十口馬牛羊千餘頭拜司州總管司録宣帝嗣位遷左守朝大夫時突厥施甘州帝令侯莫陳旭率兵擊之弦爲監軍弦謂旭曰默啜之勢來如激矢去若絶絃若欲追躡良爲難及且宜選精騎直趨祈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鄴泉之北此地險隘義復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緩轡追討何慮不及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遵此路真上策也旭不能用之西取合黎六軍行遲虜已出塞其年弦又率兵從梁士彠攻拔壽陽尋改封安邑縣公增邑六百户賜物六百段加以口馬除滄州刺史俄轉南司州刺史後司馬消難之奔陳也弦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虜獲三千人除黄州刺史尋轉南定州刺史開皇初以前功封平昌縣公加邑一千二百戶入爲尚書右丞時西羌內附詔弦持節安集之置鹽澤浦昌二郡而還遷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爲百寮所憚二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定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陳之役楊素出信州

道令敦持節爲諸軍節度仍領行軍總管劉仁恩之破
陳將呂仲肅也敦有謀焉加開府權拜刑部尚書領天
子虞候率上嘗親臨釋奠敦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觀
者屬目上大悅顧謂侍臣曰朕今覩周公之制禮見宣尼
之論孝實慰朕心於是頒賜各有差時朝廷以晉陽爲重
鎮并州總管必屬親王其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
王韶卒以敦有文武幹用出爲并州長史俄以父艱去職
尋詔起之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尋領
行軍總管軍還之後歷朝代兵三州總管皆有能名煬帝
即位徵拜刑部尚書仍持節巡省河北遷除泉州刺史卒

餘復拜刑部尚書尋轉禮部尚書敦既以才能著稱歷職
顯要聲望甚重物議時談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
聲色尤勤遠畧敦謂高熲曰昔周天元好聲色而國亡以
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竟
坐誅死時年六十二天下冤之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爲
尚書孝經注行於時有子儉瑗

張衡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也祖疑魏河陽太守父光周萬州刺
史衡幼懷志尚有骨鯁之風年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
思爲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輿左右出徼衡露髮輿

櫬加馬切諫帝嘉爲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衡
又就沈重受三禮晝寢大司馬侍郎及晉王廣爲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
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爲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
後以臺廢拜并州總管掾及王轉楊州衡復爲掾王甚
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事之奪宗之計多衡所建也以母
憂去職歲餘起授揚州總管司馬賜物三百段開皇中熙
州李英林聚衆及署置百官以衡爲行軍總管率步騎五
萬人討平之拜開府賜奴婢一百三十口物五百段金銀
雜畜稱是及王爲皇太子拜衡右庶子仍領給事黃門侍
郎煬帝嗣位除給事黃門侍郎進位銀青光祿大夫俄遷
御史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
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人衡於是馳至河內與宗
族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
泉留宴三日因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塗經洛陽
瞻望於此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詣宿願衡俯伏辭
謝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
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
稱幸者蓋爲此也不足爲辭衡以潘鄉之舊恩寵莫與爲比頗
卿下至衛士無不霑洽衡從帝宴從容曰特賜絹五百匹帝欲大
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宮宮

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閒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敝伏願留神稍加折損帝意甚不平後嘗自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時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暕罪失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宮又録前幸涿郡及禍桓帝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帝譴衡以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爲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因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而敕衡督役江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爲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爲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寃玄感固以衡爲不可及與衡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眞爲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久而乃釋除名爲民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爲八年帝自遼東還都衡妄言怨望謗訕朝政竟賜盡于家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義寧中以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諡曰忠有子希玄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徙居河東父琛儀

同三司及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函睦好與人群鬬拳
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東精左氏傳通三禮解
褐周奠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
生也其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推許之曰吾
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及高祖居相引知
兵事遷掌朝下大夫高祖受禪賜爵平鄉縣伯邑二百戶
歷尚書司勳兵部二曹侍郎秦州總管長史名為明斷遷
尚書左丞坐事免後歷洛二州長史每聽政之暇必延
生徒講授時人稱之數年高祖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為
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為左丞若事泉

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所言奏之達竟以獲罪卒拜汪
為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為稱職煬帝
即位守大理卿汪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其時繫囚二
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
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
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荅
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大業中為銀青光祿大夫及
楊玄感反河南賛治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弘策出還
遇汪而屏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汪帝
疑之出為梁郡通守後李密已逼東都其徒頻寇梁郡汪

勤兵拒之頻挫其銳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爲主徵拜
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世充平以竟
黨誅死

史臣曰盧愷諫說可稱令狐熙所居而治薛胄執憲平允
宇文弼聲望依歸張衡以鯁正立名楊汪以學業自許然
皆有善始鮮克令終九伋之基俱傾於一簣惜哉夫忠爲
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況託足邪徑而又不得其人者
歟語曰無爲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召亂張衡既
召亂源實爲權首動不以順其能不及於此乎

隋書五十六
列傳卷第二十一

特進臣魏徵上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祖陽烏魏祕書監父道亮
隱居不仕思道聰爽俊辯通悅不羈年六十遇中山
劉松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多所不解於是
感激閉户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爲文以
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
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然

勤兵拒之頻挫其銳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爲主徵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世充平以竟黨誅死

史臣曰盧愷諫說可稱令狐熙所居而治薛胄執憲平允宇文弼聲望攸歸張衡以鯁正立名楊汪以學業自許然皆有善始鮮克令終伊之基俱傾於一匱惜哉夫忠爲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況託匪邪徑而又不得其人者歟語曰無爲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召亂張衡既以順其能不及於此乎

隋書五十六

盧思道 從父兄昌衡

特進臣魏 徵上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祖陽烏魏祕書監父道亮隱居不仕思道聰爽俊辯通悅不羈年六十遇中山劉松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户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爲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然

不持操行好輕侮人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因而不調其後左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傚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三首唯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為八米盧郎後漏洩省中語出為丞相西閣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於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為五言詩以見意人以為工數年復為京畿主簿歷主客郎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未幾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宋護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周遣柱國宇文神舉討之當法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之作露布思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高祖為丞相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為孤鴻賦以寄其情曰余

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之知音歷受群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揚令君刑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踈嬾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士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囂塵既務屏魚鳥為鄰有離群之鴻為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既用消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楊子

曰鴻飛冥冥鶡翮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乎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鶺鴒以降罕見其儔而鎩翮牆陰偶影獨立嗟喋秕稗鶺鴒為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厥事慨然多緒乃為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詞曰

惟此孤鴻擅奇羽蟲實稟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酲毛將落和鳴順風壯泳云厚矯翅排空出島嶼之敝邈犯霜露之溟濛驚紜魚之密網畏落雁之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遑集於寒門遂輕舉於

玄闕至如天高氣肅摧落在時既嘯儔於南浦亦弄吭於江渭摩赤霄以凌厲乘丹氣之威夷遡商颸之嫋嫋翫陽景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初綠理翮整翰群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而候旭饗江湖之菁藻飫原野之菽粟行離離而高逝響嘒嘒而相續潔齊國之氷紈皓密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遠寒競逐浮沉水宿避暑言歸絶漠雲飛望玄鶴而為侶比朱鷺而相依倏天衢之冥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羅人設網虞者懸機永辭寥廓踦迹重圍始則窘束籠樊憂懼刀俎靡軀絶命恨失其所終乃馴押圉庭栖託池籞稻粱為惠恣其容與於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滅煙霞之高想閱江海之幽情何若翅首奮翼上凌太清驚翥鼓舞遠薄層城惡禽視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恥豈冲天之復榮若夫圖南之羽偉而去羨栖埶之蟲微而不賤各遂性於天壤弗企懷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匹農雞而共飲偶野鳧以同膳匪楊聲以顯聞寧校體以求見聊寓形於沼沚

且夷心於滄淀齊榮辱以晏如永君子之餘昭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官塗淪滯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時其詞曰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維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言詩云爾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生有生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群品妍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八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

學綜流略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矯無慍無懌優佾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為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纏巢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躓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飫至嫌於管庫才識羙茂亦受嫉

于庸愚篤學強記聾聵於馬側目清言河瀉木納所
以疢心豈徒蠹惜春漿鴟梟腐鼠相江都而永歎傳
長沙而不歸固亦曾值藏倉楚逐靳尚趙壹為之哀
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脰就鞅屏
迹無地殷珪張讓金貝是視賈謐郭淮腥臊可饜淫
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来之讒足踐龍池之血周
氏末葉仍值僻王斂筭升階汗流浹背莒客之踵蹐
焦原匹茲非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
句注之道擾鼛枹笑武落雞田之外櫛風三旬沐雨
九食不敢稱奠此之為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肇
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於下岐伯善
參酌徇幽憂卞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
知命情礼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欑
植雙皃退飛不虧滄瀾之遊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
候南山之朝雲擊北堂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
節制崔寔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簑笠白屋黃冠
之伍夕談穀稼露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
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

乎客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佗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荅曰雲飛泥沉畢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罥羅於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覩人事之隕穫覩時路之遭危玄冬修直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為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是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讒佞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弃周任之格言愆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茫卿撝讓之風搢紳不嗣憂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輩石之巷夕陽且落阜益填閭竇之里皆如腊如韋俯僂匍匐嗷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艷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鈘玉華弃同遺迹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半兄

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弃廉公之第携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鞮設去等絶絃餡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恥不仁不畏不義靡愧朋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内蘊百心録由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孚自封殂妍歌妙舞列鼎撞鍾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為非而時宰之不責末俗如此蚩蚩之樊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甚耻驅馳深畏乾没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儲石不貲囊錢偶影聯宦將數十萬駕拙致笑輕生所以勞也真人御宇斲雕為朴人知榮辱時反芻熙風力上宰内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俦滅影竄跡礫石變成瑜瑾葑艾為芝蘭曩之扇俗攪時駭耳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歲餘被徵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祥起為散騎侍郎奏内史侍郎事于時議

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寺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為未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於京師時年五十二上甚惜之遣使弔祭焉有集三十卷行於時子赤松大業中官至河東長史

昌衡字子均父道虔魏尚書僕射昌衡小字龍子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語曰龍子年十七魏濟

陰王元暉業召補太尉參軍齊氏受禪歷平恩令太子舍人尋為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敬為尚書郎自為無愧幽州矣其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武帝平齊授司玉中士與大夫伯斛期徵修禮令開皇初拜尚書詞部侍郎高祖嘗大集群下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熲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瀆相繼來聘朝庭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為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為人表行為士則論

者以為美談嘗行至浚儀所秉馬為佗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柜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總管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為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三百段昌衡自以年在懸車表辭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為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時年七十有二子寶素寶胤

李孝貞

李孝貞字元操趙郡柏人人也父希禮齊信州刺史世為著姓孝貞少好學能屬文在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簡靜不妄通賓客與從兄議曹郎中騷太子舍人季節博陵崔子武范陽盧詢祖為斷金之契後以射策甲科拜給事中于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貞柜之由是有隙陰諧之出為太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博陵太守司州別駕復兼散騎侍郎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周武

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少典祀下大夫宣帝即位轉吏部下大夫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乱相州孝徵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授上儀同三司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為犯廟諱於是稱字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忽焉而過鬢垂素髮筋力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為歡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李德林參典文翰然孝徵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譴怒之敕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為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二十卷行於世有子九玉孝貞弟孝威亦有雅望中官至大理少卿

薛道衡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祖聰魏齊州刺史父孝通常山太守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讚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州司牧彭城王浟引為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弘農楊遵彥一代偉人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

亡矣河東裴讖目之曰自兒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作相召為記室及即位累遷太尉府主簿歲餘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召与諸儒修定五礼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傳緯聘齊以道衡主客郎接對之緯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稱魏收曰傳緯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与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後主之時漸見親用于時頗有附會之机後與侍中斛

律孝卿參與政事道衡且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及齊亡周武引為僧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八為司祿上士高祖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攝政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攝邛州刺史高祖授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道衡因奏曰江東蕞尔一隅僭擅遂久宜由永嘉已後華夏分崩劉石苻桃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畧周齊兩立務兼并所以江表通誅積有祀陛

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高祖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識朕意為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及八年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熲夜坐幕下謂之曰今役之舉克定江東已不君試言之道衡答曰允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群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即吞併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已來戰爭不息否終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唆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共憤其必克二也為國之禮在于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授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吾有道而大彼無德而

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勢則懸而力弱叙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頻忻然曰君言成敗事理分明豁然矣本以才孝相期不意籌畧乃爾還除吏部侍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蕃藴威任人有意故其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口廣宋本諱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有詔而去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礼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必隱坐空齋蹋壁而坐聞户外有人便怒其況思如此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誠之以迂誕後高祖善其稱職謂革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爾久勞階陛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請王爭與交高頻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久

蒙驅策一旦遠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愴然改容曰尔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尔將攝兼撫萌俗爾今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錽金帶併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誦其詞曰太始太素荒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契之外其道絶其迹遠言談所不詣耳目所不追至於入穴登巢鶉居鷇飲不

殊羽族取類於毛群亦何貴於人靈亦何用於心識羲軒已降爰暨唐虞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天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哲之道為尊夏后殷周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濟生民聲流雅頌然陵贊于三五慙德於干戈秦居任位刑民為本漢執靈圖雜霸道而為業當塗興而三方峙典五末而四海亂九州封域窟穴鯨鯢之郡五都遺蹤黎踏戎馬之足雖玄行定嵩洛木運攄崤函未正滄海之流詎息崑山之燎叶千齡之旦暮當萬葉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

粵若高祖文皇帝誕聖降靈則赤光照室韜神晦迹則紫氣騰天龍顏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異著在圖籙彰乎儀表而帝系靈長神基崇峻類邠岐之異德累豐沛之勃起俯曆歷試納揆賓門長位六卿望高百璧猶重華之為太尉若文命之任司空蒼歷將盡率土糜沸玉弩驚天金鉦照野姦雄挺禍擾河朔而連海岱猾長縱惡杜白馬而塞城皐庸蜀送命焚銅梁之險鄖黃輩誕引金陵之寇山川已震九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足授手應赤伏之符受玄狐籙命

百下百勝之將動九天九地之師平共工而殄蚩尤翦猾猰而戮鑿齒不煩二十八將無假五十二征曾未踰時妖逆咸殄廓氛霧於區宇出黎元於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維絕而更紐殊方襜顓識牛馬之內向樂師伏地懼鍾石之變聲萬姓所以樂推三靈於是改卜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心億兆難違遠方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陳四圭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改易徽號因庶萌之孚來移創都邑天文上當朱鳥地

理下擾黑龍正位辨方揆景於日月內宮外座取法於辰象懸政教於魏闕朝群后於明堂除舊布新移風易俗天街之表地脉之外獫狁孔熾其來自久横行十萬樊噲於是失辭提步五千李陵所以陷沒周齊兩盛競結旄頭娉狄后於漠北未足息其侵擾傾珍藏於山東不能止其貪暴炎靈啟祚聖皇馭寓運天策於帷扆播神威於沙朔柳室龜裘之長皆爲臣隸瀚海蹄林之地盡克池苑三吳百越九江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内外談黄旗紫蓋之氣恃龍蟠獸擾之

嶮怙有僭僞之君妄竊帝王之號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懷大道愍彼黎獻獨爲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則哲居代地憑宸極天縱神武受脤出車一舉平定於是八荒無外九服大同四海爲家萬里爲宅乃休牛散馬偃武修文自華戎亂離鼎積年代人造戰爭之具家習涜僞之風聖人之遺訓莫存先王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刊定五禮申敕太子改正六樂玉帛俎豆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政術垂神聽覽早朝晏罷廢寢忘食憂百

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旦辜
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彰於容言聞一愆
犯歎深於在予薄賦輕徭務農重穀倉廩有紅腐之
積黎萌無阻飢之慮天性弘慈聖心惻隱思加禽獸
胎卵於是獲全仁霑草木牛羊所以勿踐至於憲章
重典刑名大辟申法而屈情決斷於俄頃故能彝倫
攸叙上下齊肅左右絶諂諛之路縉紳無勢力之門
小心翼翼敬事於天地終日乾乾誡慎於亢極陶黎
萌於德化致風俗於太康公卿庶尹遐邇岳牧僉以
天平地成千載之嘉會登封降禪百王之盛典宜其
金泥玉檢展禮介丘飛聲騰實常為稱首天子為而
不恃成而不居冲旨凝邈固辭弗許而雖休勿休上
得以稱焉而深誠至德感達於穹壤和氣薰風充溢
德不德更乃潔誠岱巖邈謝愆咎方知六十四卦謙
撝之道為尊乂十二君告成之義為小巍巍蕩蕩無
於字宙二儀降福百靈薦祉日月星象風雲草木之
祥山川玉石鱗介羽毛之瑞歲見月彰不可勝紀至
于振古所未有圖籍所不載目所不見耳所未聞古

語稱聖人作萬物覩神靈滋百寶用此其效矣既而
遊心姑射脫屣之志已深鑄鼎荊山升天之駕遂遠
凡在黎獻具惟帝臣慕深考妣哀纏弓劒塗山幽峻
無復玉帛之禮長陵寂寞空見衣冠之遊若乃降精
標怒飛名帝簒開運握圖創業垂統聖德也撥亂反
正濟國寧人六合八紘同文共軌神功也玄酒陶匏
雲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極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
禮裁樂納民壽域驅俗福林至政也張四維而臨萬
寓伴三皇而並五帝豈直錙銖周漢么麼魏晉而已
雖五行之舞每陳於清廟九德之歌無絕于樂府而
玄功暢洽不局於形器懿業遠大豈盡於揄揚臣輕
生多幸命偶興運趨事紫宸驅馳丹陛一辭天闕奄
隔鴈湖空有攀龍之心徒懷蓼蟻之意庶憑毫翰敢
希贊述昔慙海之禽不增於大地泣河之士非益於
洪流盡其心之所存忘其力之所及輒緣斯義不覺
斐然乃作頌曰悠哉遼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萬王
千帝三代之後其道逾替爰逮金行不勝其弊戎狄
猾夏群凶縱慝竊號搖名十有餘國怙威逞暴悖禮

亂德五嶽塵飛三象霧塞玄精啟曆發迹幽方并吞寇僞獨擅雄強載祀二百比祚前王江湖尚阻區域未康句吳閩越河朔渭涘九縣爪分三方鼎跱詐不息干戈競起東夏雖平亂離廣矣五運叶期千年肇旦赫矣高祖人靈攸贊聖德迴生神謀獨斷瘴惡彰善夷凶靜難宗伯撰儀大史練日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展禮上玄飛煙太一挂壁朝會山川望秩占揆星景移建邦畿下憑赤壤上叶紫微布政衢室懸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威匈河瀚海龍荒狼望種落

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懾帝德遐暢稽顙歸誠稱臣內向吳越提封斗牛星象積有年代自稱君長大風未邈長籲漏網授鉞天人豁然清蕩戴日戴斗太平太蒙禮教周被書軌大同復禹之跡咸舜之功禮以安上樂以移風憂勞庶績矜育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納民軌物驅時仁壽神化隆平生靈熙阜虔心恭已奉天事地協氣橫流休徵紹至壇場望幸云亭虛位推而不居聖道彌播齊跡姬文登發嗣聖道類漢光傳莊寶命知來藏往玄覽幽鏡罔業靈長洪基

隆盛崆峒問道汾射肹然御辯遐述乘雲上仙衰纏
率士痛感穹玄流澤萬葉用教百年尚想敷圖永惟
聖則道洽幽顯仁霑動植爻象不陳乾坤將息微臣
作頌用申罔極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
先朝比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
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
絕賓客早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舍議新令久不能
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
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熲邪付執法者勘之道衡自以
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暨於奏日冀帝赦之赦家人具
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
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又十
天下冤之有集又十卷行於世有子五人收最知名
出繼族父孺猶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
思雖不為大文所有詩詠詞致清遠開皇中為侍御
史楊州總管司功叅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寮多不便
之及湍轉清陽令襄城卽拔卒官所經並有惠政與
道衡偏相友愛收初生卽與猶溫後養於猶宅至於

成長弱不識本生太常丞胡仲操會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也道衡兄子邁官至選部郎從父弟道實官至禮部侍郎離石太守並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雋才趣家為游騎尉佐魏澹修魏史史成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克之僭號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克平以罪伏誅所有文筆多行於時史臣曰二三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名爰歷周隋咸見推重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

握靈蛇以俱照騁逸足以並驅文雅縱橫金聲玉振靜言揚搉盧居二子之右李薛紆青拖紫思道官途寥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至也

隋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二十二終

特進臣魏

列傳二十三

明克讓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父山賓梁侍中克讓好儒雅善談論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豐澧論尤所研精龜筮曆象咸得其妙年十四釋褐湘州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與遊有脩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援筆成其卒章

非君多愛貴誰貴此貞心并其奇之仕歷司徒掾
尚書都官郎中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中書侍
滅歸于長安周明帝引為麟趾殿學士俄授著
士轉刓史下大夫出為衛王友歷漢東南陳二郡守
武帝即位復徵為露門學士令與大史官屬正定
歷庠儀同三司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
百官高祖受禪拜太子內舍人轉率更令進爵為侯
太子必從道德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
之于時

盛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

大常牛弘等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
裁正開皇四年弘等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年
七十七甚傷惜焉賻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太子又贈
絹布二千匹錢十萬朝服一具給棺槨著孝經
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
十卷子餘慶官至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為國子祭酒

魏澹

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也祖鸞魏光州刺史
季景齊大司農卿稱為著姓世以文學自業澹年

五而孤專精好學博洽經史善屬文詔采贈送悉
陵王濟聞其名引為記室參軍轉殿中侍御史尋與尚書
督以濟為鎮軍曹參軍轉殿中侍御史尋與尚書
郭魏收史部尚書陽休之國子博士能安生同修五
禮又與諸學士撰御覽書成除殿中郎中中書舍
復與李德林俱修國史周武帝平齊授納言中士又
高祖受禪出為行臺禮部侍郎尋為散騎常侍聘陳
王使還除太子舍人遷太子勇洗馬遇之屢加優錫

注古今

復撰笑林九卷詞林集五稱其博物數年遷

著作郎仍總太子學士高祖以魏收所撰書最為失
為鎮為中興書事不徵序詔濟別成魏史濟自道

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為史論及例一
目錄合九十二卷濟之義在吳魏收多所一同
臣聞天子者繼天立稱終始絕名故穀梁傳
二不名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
生名況天子乎若為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
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昔以桓公六年
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之禮杜預注云桓

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之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比是漢之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皇之意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比是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通謂非當時當代遂為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裴松之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畫夫子之字過又甚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大行之後以崇尚君父卑下依

春秋之義既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聖相承莫過周室然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至於三王此即前代之茂實發大文之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高遷克伐薰鬻攘越周公典禮宜道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所謂決水溢人水復壅塞為始知尋禮之宜平文力微天文所誅猶能成雄強基業自此始焉孫

中国

刀之亂也長沙王乂執太子殺之
右緒方振宗廟復存社稷有王大功大事未定
死二三世稱述曰司也自茲以外未敢聞其三二
以統南皇紹立敬皇紹滅斬以黑幟懸首白屋幽王
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
勸善徵惡昭誡將來者也而大武獻文並皆非命迫
史立紀不書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報書書莫
知名姓亦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道如日月之食
圓直乃足動不瞻仰況復兵交御坐矣及王室而可

隱沒耳今所撰史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相之
死閔昭殺逐立明據實敘於經下況復懸隔異代而
致依違哉其四曰周道陵遲不勝其級大夫子親問九
鼎吳人來徵百牢無君之心實章行路夫子刊經皆
書曰卒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
嘗其生日聘使往來畧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
便同無人存沒頓殊能無懷愧今所撰史諸國人庾
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其五曰壺遂發問
焉遷荅之義已盡矣後之業者仍未領悟董仲舒司

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興衰理異制作亦殊治定則宜敘欽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堯舜盛尚書載之是也漢興承衆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煞必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譏哉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尚書學春秋明矣荀苑暉云春秋者文既撥畧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爲短紀傳者史班之所纂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要爲優故繼而述之觀暉此言豈直非聖人之無法又失馬遷之意旨孫盛自謂鑽仰具體而放之魏收云魯史既修遠者貽則子長自拘紀傳不有師表蓋泉源所由地非企及雖復遜辭畏聖亦未思紀傳所由來也潛又以爲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毋述何銘頌重敘唯覺繁文案立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辭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潛竊著魏書甚簡

要大矯收縮之失上覽而善之未幾卒時年六十五
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信言頗知名澹弟彥亥有文學
歷揚州摠管府記室浙州司馬奇子滿行

陸爽

陸爽字開明魏郡臨漳人也祖順宗魏南青州刺史
父榮之齊霍州刺史爽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
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
焉年十七齊司州牧清河王岳召為主簿擢毀中侍
御史俄兼治書侍郎又齊滅周武帝聞其

名重爽獨載書數千卷至長安授宣納上士尚祖愛
禮辯太子內直監尋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
等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
至境常令迎勞開皇十一年卒官時年五十三贈上
儀同宣州刺史賜帛百匹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
承奉郎初爽之為洗馬嘗奏高祖云皇太子諸子未
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
上怒爽云我孫製名盛不自解陸乖乃爾多事罷

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而孫並宦舉動終亂不
齒法言竟坐除名爽同郡侯芭字君素好學有捷才
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爲儒林郎過倪不恃盛儀好
爲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揚素
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
笑曰以我爲牛羊乎來那其高祖開其名召與語甚悅
之令於秘書修國史再將擢之高祖輒曰笑曰不勝
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述
畢記十五卷行於世

杜臺卿

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也父鸞儀衛尉卿室卿
少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在齊奉朝請歷司空西閤
祭酒司徒右曹著作郎中書侍郎黃門侍郎性儒素每以
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齊歸鄉里以禮記春秋講
授子弟開皇初被徵入朝臺卿嘗采月令觸類而廣
之爲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
臺卿患聾不堪吏職請修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十
四年上表請致仕勑以本官還第數載終於家有集

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無子有兄弟學業不如臺卿而酔曷過之仕至開州刺史子公贍少好學有家風卒於安陽令公贍子之松大業中爲起居舍人

辛德源

辛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毅尚書右丞德源沉靜好學年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必有著述齊尚書僕射楊遵彦敬重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見德源並虛襟禮敬因同處之於

文宣帝起家奉朝請後爲兼給事黃門侍郎聘梁使副後歷馬閑華山二王記室中書侍郎劉逖上表薦德源曰豹齒好古晚節逾厲枕藉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撓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世之雅器必能効節一官騁足千里由是除給事外散騎侍郎聘梁使還遷比部郎中復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陳及還待詔文林館除尚書考功郎中轉中書舍人及齊滅仕周爲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迥作亂以爲中郎德源辭不堪俛首遂上表高

祖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山薛瓚不得志者
幽居賦以自寄又多不載德源素與武陽太守盧思
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爲交
結懃甘有姦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歲餘而還祕
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邵同脩
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二十卷注楊
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聞其名而引之居數歲奏
爲掾後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
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正臣並學涉有文義

柳謇

柳謇字言辭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祖愔
梁侍中父暕陳都官尚書謇少聰敏髫丱好讀書所
覽將萬卷仕梁經褐著作佐郎後蕭詧據荊州以爲
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發拜開府通直
散騎常侍尋遷內史侍郎以無吏幹去職轉晉王諮
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潁盧思道南平
貴栄瑒等自餘人以充學士而謇爲之冠王以師友
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尚京師還

作歸藩賦命望為序詞甚典麗初王扁又為庾信體及見望已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望為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待每召入臥內與之宴謔望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又嗜酒言雜詼諧由是彌為太子之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為二十卷奏之太子覽而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與為比煬帝嗣位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閤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為建興會稽遣命之至與同榻共

席恩若友朋亦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屈伏以像於望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為歡笑從幸揚州遘疾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諡曰康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梁太子中庶子始平天門二郡守散騎常侍父尊仕梁至給事黃門侍郎在陳歷羽林監大中大夫衛尉卿領大著作

善心九歲而孤為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志理所
聞輒能誦記多聞默識為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
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歲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
謂人曰才調極高此神童也起家除新安王法曹太
子啓事江揔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轉侍郎
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還
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尚繫
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哀服號哭於西階
之下藉草素向經二日牧書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
通直散騎常侍聘於一龍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
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
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雖獲此人既能懷其
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勑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
草馬二十匹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
坐降於含章閣高祖召百官賜醼告以此瑞善心於
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其詞曰臣聞觀象則天乾元合
其德觀法崇地域大表其尊雨施雲行四時所以生
焉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乘離之君紀鴈司

鳳之石玉鍾玉斗而降金版金縢以使並陶冶性靈
含眴動植少文珠於赤水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
氤氳嘉貺備焉乘馳聲南董越響雲韶粵我皇帝之君
臨闡大方抗太極負鳳扆據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
指不肅清焉唉鈐啓閉括地復戴海節翊商就望鼐
鼎登臧昌其會縣區洽宇選至通安騰實飛聲直
暢傍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之宮無聲之樂綴兆揔
章之觀仁摩老躬問百年十二字民心為百姓月
棲日浴熟坂宅門改難沒羽之荒赤蛇青馬之裔解
詩書
辮請吏部往承風豈止踵韓北坳頫勒狼居之岫熄
慎南境迄表不耐之城故使天弗愛道地寧吝寶川
岳展異幽明効靈神素游頹園喬漱醴半景青赤孳
歷麗盈足慊仁般般擾義祥祐之來若此朱隆之
化如彼而登封盛典云亭佇白檢之儀致治成功紫
檢糜玄珪之告錍奉常定禮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
行推而不有允兼克讓其在斯乎七十二君信蔑如
也故神禹顯貢玄應特昭白爵王鐵豹之奇赤爵銜
冊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植嘉爵之篇

棲庭集牖未若千飛武帳來賀文穆第 衆音滿將劒
赤罽玉几朝御取翫軒楯之間金門旦開兼留置翟
之盤盛古瞻世未或前聞福召貞徵得之茲日歲次
上章律協大呂玄枵會節玄英統時至尊未明求衣
晨興於含章之殿爰有瑞爵翱翔而下載行載止當
宸宇而徐前來集衆儀衆軒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
明主之休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異郵云
王德有節爵乃集爵赤頭立日傍占云土精之應又禮稽命
徵云祭祀合其宜則黃爵集昔漢集泰畤之殿魏下
文昌之宮一見雍丘之祠三入平東之府並旁觀迴
屬事隔人微奚足稱矣抑又聞之不刻舟則鱷
風馴鳴不澤涸梵原則螭龍盤蜿是知陛下止殺故
飛走宅心皇慈好生而浮潛育德臣面奉綸綍垂示
休祥預承嘉宴不勝灌躍李虔僻處西土陸機少長
東隅微臣懽於往賢逢時盛乎襄代輒竭庸瑣敢獻
頌云大圭素式肇事大德資生功玄不器道要無名質文
鼎革沿習因成祥圖瑞史赫赫明明天保大定於鑠
我君武義廼武文教惟文橫塞宇宙旁凝幹汾軒物

重造姚風冉薰煥發王策昭彰帝道幽地七神飛天
五老山祇吐祕河靈孕寶黑羽升壇青鱗伏阜丹烏
流火白雉從風棲阿德召鳴歧祚隆未如神爵近賀
玉宮五靈何有百福俊同孔圖獻赤苞文太白節節
奇音行行瑞跡化玉瀰宸銜環陛戟上天之命明神
所格綏懋在旃伊臣預焉永緝韋素方流管絃頌歌
不足蹈儛無宣臣拜稽首億萬斯年頌成奏之高祖
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日公等入適述
此事善以於座始知卽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

常聞此言今乃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祕書
丞于時祕藏圖籍尚多汸亂善心放佚荐緒七録更
製七林各爲揔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録之下明作者
之意區分其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
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誤仁壽元年攝黃門侍郎二年
加儀同三司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祕書及黃門並
如故四年留守京師高祖崩于仁壽宮煬帝祕喪不
發先易留守宮人出除嚴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
官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爲儒者恐文遠爲國子

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嘗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為
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為冀州道大使以撫巡百賜物
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見借本部兵數十人
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攝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
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
餘日法官候伺上意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
通計縱令有實亦當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不
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貧賤咸議為虛善心以
為述於仗衛之所驅兵私役雖不滿日關於宿衛與

部情狀殊異並坐至不謀同辭今始一月方始翻覆狡狀分明此何可
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之議其餘皆議免
罪煬帝可免罪之奏後數月述謀逆伏誅善心曰嘻
善心與周羅睺震世基表充等深相友善同往送葬善心
為祭文謂為陛下敢不盡節自後古例事得釋而不
死之又大史奏帝即位之年與亮時符合善心議國之甫制不宜褒賀述諂
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煬方物忘憲

之七年從至汶郡帝方自滿戎以事公司善心止封壹
忻旨免官其年復徵爲守給事郎九年攝左翊衛長
史從度遼授建節尉帝嘗言及高祖受命之時因問
鬼神之事勑善心與崔祖濬楊素異記十卷初善心
父撰著梁史未就而發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
序傳末述制作之意曰謹案太素將以明法元初判乾
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從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
二儀而育德兼二統而降靈有人焉爲御之君長有
貴賤參爲其宗極保上天以眷命下土之樂推莫

不執太方振長策感名風雲驅此英俊千戈揖讓取
之也殊功鼎峙玉龜符成考之也一致革命創制仍素之
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
而漏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用登五納舜具
訓誥及典謨曹昂入房傅夏正於殷祀湘辨方正位
論時訓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檮杌乘車擅一家
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
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襲五勝相沿俱稱百谷
之王並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逮有梁之

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為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曆拯百王之弊救萬姓之危及洗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言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為稱首屬陰戎入穎羯胡侵洛沸騰秦隴馳黷三季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厄廊廟有序黃成狐兔之場珪鼎有儀碎夫大羊之手禍積而身禍仁義在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別論之在序論之

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九撰晉為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缺而未就著目錄注為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家壁皆殘不准無所盜帷囊同毀陳農何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為史官補缺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閣訖善心早嬰茶蓼弗荷新構大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頓油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

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顏退屏無所交遊遷不求
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紹王隱之筆未見其人
加以庸瑣練能孤未學秉職郎署蕪撰陳史致此
書延時未即成績禎明二年以豐郎入聘值本邑淪覆
他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
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後焚蕩今止有六十八卷在
又並缺落失次自入京以來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
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録一卷爲一帙十卷
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

戚傳一卷羊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
林傳二卷逸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
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烈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
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敘傳論述一卷合
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並
善心補闕別爲敘論一篇託于敘傳之末十年又從
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鴈門攝左親衛武
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都郡追叙前勳
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殺逆

之曰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吾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篡權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反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負氣命捉將來罵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拳曳因遂害之時年六十一及越王侑制贈左光祿大夫封高陽縣公謚曰

文節善心母范氏梁大子中舍人孝才之女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祖知之勑尚食每獻時新嘗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李文博

博陵李文博性貞介雙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嗟歎開皇中為羽騎尉特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

知怕令在聽事惟中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者過治
政善事即抄撰記錄如選用疎謬即委之臧否遺衡
無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後直秘書內省典校墳籍
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乏絕而清操逾厲不妄通
賓客怕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憚焉道衡知其貧
每延于家給以資費令博訪古今治政得失如指
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後出為縣丞遂得下考
數歲不調道衡為司隸大夫於東都尚書省甚
嗟愍之遂奏為從事因謂司馬李綱曰今日遂
遇文博可行奏用之以為讎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
下曾詣房玄齡相送於衢路玄齡謂之曰公生平志
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為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此來激
濁揚清所為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
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治源混亂雖日免
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鼓舌直疾惡不知忌諱皆此類
也于時朝政浸壞人多賕賄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
以此貴之遭離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內校書
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部文博因

從容問之年紀若云十八文博乃謂之曰昔賈誼當
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令徒事儀容故何為者又秦孝
王妃生男高祖大喜頒賜群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
空人云其悅乃謂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
於群官何事乃妄受賞也其徇名責實録過計功必
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者皆爾文博本為經學後讀
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有
治道集十卷大行於世
史臣曰明克讓魏澹等或博學洽聞詞藻贍逸既稱

特進臣魏　徵　上

列傳二十四

煬三子　孫恭皇帝　燕王倓　越王侗

煬帝二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
趙王杲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命養宮中二歲
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
適患膚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

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天奇之高祖嘗謂曰當
爲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
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使則出外懼將逆離是以
啼耳上數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爲河南王
仁壽初徙爲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軍後三年
轉雍州牧煬帝即位便幸雒陽宮昭留守京師大業
元年帝遣使者立爲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弩性
謙中言色恂恂未嘗忿怒有深嫌可責者但云大不
晏朝膳不許多品唯蔬食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者
必迎留甘旨如女弟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
於雒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
數躬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祟
未幾而薨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爲哀冊文曰維大業
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二日皇太子薨于行宮粵三
年五月庚辰朔六日將遷座于并陵禮也蜚綍宵載
鶴關曉闡肅文物以具陳儀衛從其如昔皇帝悼離
方之云晦嗟悲宮之顧蒙顧守喆以長懷臨登餞而
興想先遠戒日占謀允從庭燎徹祖階祀收重抗銘

旌以啓路動徐輪於扼突換行度名累德彰謚爰詔
史冊式遵典志俾潛哲之徽猷播長久乎天地其辭
曰宸基肇極帝緒會昌體元襲聖儀耀重光氣秀春
陸神華少陽居周軼誦處漢韜英有縱生知誕膺惟
睿性道觸日幾深緝蔵隆迹大成俯情多藝樹親建
國命懿作藩威整先路爲弈葉門庸服有紀分器惟
尊風高棣毀雅盛梁園寔有唐晉在貴能謙吾沖益
遠基崇體峻改王爰遜登位有晉外平化崇旅軍容暗言假
慎封畿王里閭閾九重神

章高明視聽衡帷袞清祕親賢允屬泛景鳳瀾飛華螭
玉揮翰泉涌敷言藻縟式是便煩思謀啓沃洪惟積
德豐行繁祉粵自天孫光升元子緑車遠事嬰纓奉
祀肅穆滇容儀形讓禮樂交暢愛敬兼資優游養
德恭已承儀南山聘隱東序尊師有粹神儀深穆其
度顯顯觀德溫溫審諭炯戒豫蔵留連王賦入監出
撫日就月將沖情玉裕令問金相宜綏景福永作元
良神理冥漠天道難究仁不必壽善或彼祐遽瑤山
之頹壞忽桂宮之毀構痛結幽明悲纏宇宙慟皇情

勇王子 燕王旦

之深懷摧具悵其如汝嗚呼哀哉廻環氣朔荏苒君
諸沾霑露於瑤墀下申霜於玉除夜漏盡兮空階曙
曉月懸兮帷幄虛嗚呼哀哉將寧甫笔長違望兮宛渡
渭涘於造舟導長平之脩坂望鶴駕而不追顧龍樓
而日遠嗚呼哀哉永閟存沒長分古今去榮華於人
世即潛墜之幽深霏夕煙而稍起慘落景而將沈聽
哀挽之悽楚雜灌木之悲吟紛徒御而流泆敏纓弁
以霑衿嗚呼哀哉九地黃泉千年白日雖欲一見其
又終天安得乎長畢敢圖芳於篆素永飛聲而騰實帝

深通悼其子二人韋妃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

後小劉良娣生越王侗

燕王俊字仁交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
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非造次所及有若
成人良娣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
益以奇之文化及弒逆之際俊覺變欲入奏恐露其
事因與梁公蕭鉅千牛宇文皓等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昏臣卒中惡命縣俄頃請得
而辭死無所恨冀以見帝為司宮者所遏竟不得聞

俄而難作爲賊所害時年十六越王侗字仁謹恭姿儀性寬厚大業二年立爲越王帝每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作亂之際與民部尚書樊子蓋拒之及玄感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復留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攝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總留臺事宇文化及之弒逆也文都等議以侗元德太子之子屬最爲近於是乃共尊立之改改元曰皇泰謚帝曰明尉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爲孝

愍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氏爲皇太后以段達爲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王世充亦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內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內史令皇甫無逸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內史侍郎趙長文黃門侍郎委以機務爲金書鉄券藏之宮殿干時雒陽稱段達等爲七貴未幾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爲天子來次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侗懼遣使請降侗大悅禮甚厚即拜密爲太

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旨化及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
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睿神武載造區夏
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混一華戎東暨蒲海西通細
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
首方足亡不氣食孰敢不率入提封皆爲臣妾加以寶
貺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智周寰海萬
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慈
訓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逸豫委以征戍旬有六
禮肆覲京師變金駐蹕授鉞清道入覲如昔七萃不移普
意興起非常建於戮陛災生不意延及皇旒奉諱之
日五情崩摧號荼毒不能自勝且閤之自古代有
兇剝賊臣逆子無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品
其父述往屬時來早隸淄厚遇賜以婚姻貴之公輔位
尊九命祿重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從水海岳之
恩未有消塵之益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盼出入外
內奉趨階陛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及從升皇祚陪列
九卿但本性凶很恣其貪鄙在上不遺簪履恩加竪豎應
財事重刑篇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竪豎應

至死喜每家恕免二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徙邊商仍
即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將奚擢之義人畜罕聞化
又梟鏡爲心禽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營諸王兄
第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
戎之於周代豐厚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崩心
飲膳嘗血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王公卿士庶寮百
碎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頓墜元兇巨猾須早夷殄冀
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逮此今者出藩衮
司杖旌鉞釋衰麻而擐甲冑衝寒暑而忍淚治六指

已遵征以平大災普化及偏立秦王六子幽囚於
囚私其自稱霸相專擅擬於九五復踐禁御據有
宮闈即首楊智初無慙色衣冠朝望外懼兇威志士
誠臣內皆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
伊朝太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內發宏畧外舉率勤王
之師討違天之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逐金鼓振龍旗
火焚毛鋒刃縱橫如湯沃雪魏公忘在臣濟投袂前
驅朕親御六軍皇言繼進以此衆戰以斯順舉擘山
可以勤射石可以入況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

衛西憶鄉家江左淳民南思邦邑比來表書駱驛入
若相尋若王師一臨舊宰歡覩自雁解甲倒戈冰
銷葉散且聞化及自然天奪其心殺戮不辜挫辱人
士莫不道路以目蹤天蹐地朕今復世三恥無讓者
一人拯溺救焚所長者士庶唯天時
億兆感義俱會歃心集戮元兇簒
稱朕意焉兵術霍機並受魏公節度密
北面拜伏禮甚恭盛遂東指化
有相圖計未幾元文都盧渾

臣績宣代感勤王立節身服軒冕忽有顛言賊後當何所望神色憮然倚仗而退翻言賊後良娣而泣世充更使人謂倜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乂安復子明辟心若前盟義不違負倜不得已遂位於世充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充僭偽號封為潞國公邑五千户月餘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充復尊立倜事泄並見害倜以絶長望世充遣其經行本爵鴈門倜所曰願皇帝飲此酒倜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為帶林人

香禮佛況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之家於是仰藥不能時絶更以皂繒縊之世充僭為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朗小字阿孩美容儀疎眉目以為高祖所愛開皇中立為豫章王邑千户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為內史令仁壽中拜楊州總管沿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增邑四千户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為軍頭導駕尋轉豫州牧俄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勑吏部尚書牛弘姚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

原件短缺

牧琴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雯安裴該皇甫誕庫狄仲錡陳智儒等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暕命聘之載入暕宅因緣藏隱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儒二人詣隴西樞求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暕暕大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妳將歸於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言裕氏女

斤之遷逐時趙王倫猶在殯宮帶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欲者當鴆殺諸市朝以明國憲也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為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武賁輒奏之帝亦常憲暕生緩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暕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廁中見群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意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顧謂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其見陳忌如此化及復令

人捕陳時尚臥未起賊既進陳驚曰是何人莫有
報者陳德謂帝令捕之因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
賊於是曳至街而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陳竟不知
殺誰為誰時年二十四子有遺腹子政道與蕭后同入
突厥處羅可汗號為隋王中國人沒入北藩者悉配
之以為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歸于大唐授
貞外散騎侍郎

趙王采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孚授
光祿大夫河南尹從幸汾陽宮還至汜南詔行江都太守事梁

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梁多能誦之性至孝常
見帝召感動不進膳梁亦終日不食又講石當奏梁先
請試炷石不許之梁泣請曰石所服藥皆蒙嘗之今
又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後竟為其簿又由是尤愛之
後遇化及及梁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賊斬之
於帝前血淌御服時年十二

史臣曰元德太子雅性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
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惰故煬帝疎
而忌之心無父子之親貌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

有餘殃至令趙及燕越皆不得其死悲夫

隋書五十九卷

列傳二十四

隋書六十卷　列傳二十五

特進臣魏徵　上

崔仲方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也祖孝芬魏荆州刺史父宣猷周小司徒仲方少好讀書有文武才幹年十五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時高祖亦在其中由是與高祖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為晉公宇文護參軍事尋轉記室遷司玉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同脩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禄大夫賜

爵石城縣男邑二百户時武帝陰有滅齊之志仲方
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後與山内史趙芬剛定格式尋
徵帝攻晉州齊之亞將崔景嶽請為内應仲方與段
文振等登城應接遂下晉州語在文振傳又令仲方
説冀城等四城下之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
軍長史從鄖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計
策居多宣帝嗣位為少内史奉使淮南而還會帝崩
高祖為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歡仲方亡歸心焉
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並嘉納之又見衆望有歸
陰勸高祖應天受命高祖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
與高熲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為金行後魏為
水周為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統又聖躬載誕
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上除
六官請依漢魏之舊上皆從之進位上開府尋轉
司農少卿進爵安固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
武築長城東至黄河西抵綏州南至勃出嶺綿亘
七百里明年上復令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
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

未期起為號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按
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開皇六年
歲次景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實乾圖云王者三百
年一蠲法令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於
景子至今景午又子午為衝陰陽之忌昔史趙
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為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
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三魯昭公九年陳災
裨竈云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祝融之
後也為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大
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鶉
火運尽語迹雖殊事無別皇朝五德承感火德
而王國號為隋與林入同分奭旦之火正王鶉火未為
鶉首申為實沈晉為大夏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
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皇吉陳滅不疑臣謂午
未申酉並是數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伏惟主聖臣良兵強國富動惟廻心人神叶契陳既
主昏於上民讋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師
豈終朝半尚不能立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

自有宏謀但勢異所見異申螢燭今唯須武昌已下
斬和滁方吳海等州更怙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衆荊
基鄂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
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荊門
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斷口益城置船然終聚漢
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
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渡如擁衆自衛上江水
軍截江以前雖特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
有二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覽而大悅轉授

行軍總管時諸羌獠未賓附詔令
總復位後數載轉會州都督仲方撫管夷夏甚得
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悉破等諸部悉平賜奴婢一百二
小鐵圍山白男王弱水等
十口黃金三十斤雜物稱是仁壽初授代州總管在
職數年被徵入朝會上崩漢王諒據并州不下
煬帝令周羅睺攻之中流矢卒乃令仲方代總其衆

月餘按之延位大將軍鎮民部尚書尋轉禮部尚書後二載坐事免尋爲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鎮上郡太守未幾以世憂去職歲餘起爲信都太守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尋卒於家時年七十六子民壽官至定陶令

于仲文 兄寔 從父弟璽

仲文十八字次武建平公義之兄子父寔周大左輔燕國公聰敏多藝幼學就閱不倦其父異之曰此兒好讀書亦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兩已大祖甚嗟異之其後就博士李祥受周易三禮略通大義及長倜儻有大志氣謂吳校當時號爲名公子起家爲趙王屬尋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任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倩僞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群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怨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

護之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絕者仲文至郡窮治遂
竟其獄蜀中為之語曰明斯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
有次武未幾徵為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邑三千五
百戶數從征伐累勳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為東郡太
守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遣將檀讓收河南之地復
使人誘致仲文文拒之迥怒其不同已遣儀同宇文
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衆斬首五百餘級以功授
開府迥又遣其將宇文貴渡石濟宇文威鄧紹自白
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賊執勢逾盛人情大駭鄖人請

歲餘相遇進擊破之軍次梁郡七里讓上疑衆
數萬中又以宗親部曲挑戰讓悉無來拒仲文爲北齊故軍
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擒五千
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弃城遁
走仲文追擊禽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初仲文在
蒙隴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敝不可決勝仲文
人各二匹乘險而發賊諸將皆請曰前兵
士疲不可與戰竟而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言所
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并

以衛勝諸將皆以爲非所及也進攻曹州獲迴所署
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恕檀讓珍餘衆屯城武別
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設移書州縣曰大將
軍二公已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去分兵半享士仲
文知其忌選精騎襲之一日傳至遂拔城武迴將龐
恕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
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
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勑入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謂
爲信然比日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

淨望見仲文軍且至以爲檀讓乃出迎謂仲文執之
遂取金鄉諸將多勸留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
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至絕矣
衆皆稱善於是毗羅將麾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
一日死爲之不流獲檀讓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匿
於東萊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
朝京師高祖引入臥內宴享極歡賜雜綵千餘段改

文士入拜杜國河南道大行臺高祖受禪不行未
知其叙公大尉晉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溥於獄
中上書曰臣聞春生夏長人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識
天論不易之道景衰者扇河
洛乱所在影從臣任處閑
死迴時賜臣位大將
身命旨白刃湏臾堕國三
馳赴闕庭家陛下授臣
以高官委臣以兵革
嬴兵千掃除氛祲
平齊州復京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圍殄涂州賊
帥叱十萬之衆一戰士崩河南蟻聚之徒應時戡定
當群兇問鼎之際黎元之主之辰臣
等二叔羣先在幽州揔馭燕趙南鄰羣寇北捍龍頭
内外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
為鄰式遏蠻陬鎮綏蜀道臣兄顗作牧淮南坐制勒
不嚴乘機勦定傳首京師王謙切據二江叛換三蜀臣
第二叔義受脤廟庭龍驤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
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鉤陳之側合門

誠款塞有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追草昧之始録涓滴之功則寒灰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謹冒死以聞上覽表并翼俱繹之未幾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將營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破之斬首千餘級六畜巨萬計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揔管辛明建元滂賀蘭志呂突陁北望等二萬人出盛樂道趨那頡山至護軍川廿與虜相遇可汗見仲文軍容齊肅不戰而退仲文率精騎五千踰山追之不及而還上以尚書文

雜吏多文致訐仲文勘録省中事其所發擿甚多二十克加其明斷厚加賞焉上每憂轉運不給仲文請決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揔其事及伐陳之役拜行軍揔管以舟師自章山出漢口陳郢州刺史荀法尚魯山城主誕法澄鄧沙彌等請降秦王俊皆令仲文以兵納之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揔管討之時三軍之食米粟踊貴仲文私糴軍糧坐除名明年復官爵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數旬而罷晉王廣以仲文有將領之才每當虜意忘至是奏之乃令督

晉王軍府晝後突厥犯塞晉王爲元帥以仲文將前
軍大破賊而還仁壽初拜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遷
右翊衛大將軍參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渾進位
光祿大夫甚見親幸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
次烏骨城仲文簡驍騎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
衆東過高麗出其掩襲輜重仲文廻擊大破之至鴨
渌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
旨若還高元及文德者必禽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
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爲尉撫使固止之仲文遂

捨文德諭悔遣人紿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
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驍騎渡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遣
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
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論之文德燒柵而遁時宇文述
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
止之仲文怒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
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
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爲將也見天子軍容
不變此決在一人所以致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

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禀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蜀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悸發病困篤及出之至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至二十卷略覽三十卷有子九人欽明最知名

顗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妻以季女尋以父勳賜爵新野郡公邑三千戶授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累以軍功

授上開府歷左右宮伯鄖州刺史大象中以水軍總管從韋孝寬經略淮南顗率開府元紹貴丁儀同毛猛等以舟師自潁口入淮陳防主潘深弃柵而走進與孝寬攻拔壽陽復引師圍硤石守將許約懼而降

顗為政寬恕州刺史尉迥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顗素不協顗將圖之因即閉門內誅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輒大驚即欲斫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左右顗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顗所顗欻然

帝起抽刃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遲通謀所以
斬之冀壟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遲未平慮顎復
生邊患因而勞勉之即拜吳州總管陳將錢茂和
率數千人襲江陽顎逆擊走之陳復遣將陳紀周羅
據燕合兒等襲顎顎拒之而退賜絲數百段高祖受
禪文表弟詣闕稱兄無罪朱上令案其事太傳竇熾等
議顎當死上以門著勳特原之賜為開府後襲爵爵
燕國公邑萬六千戶尋以疾免開皇七年拜澤州刺
史數年免職卒於家子山南慶嗣

十湖 仏共公弟壟

子伯符父謨共仕周為上柱國幽州總管任國公高
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遣人誘謨謨執其使送之長安
高祖甚悅及高祖受禪冀入朝上為之降榻握手極
歡數日拜為太尉歲餘卒謚曰穆壟少有器幹仕周
起家右侍上士尋授儀同領右羽林遷少胥附武帝
時從齊王憲破齊師於洛陽以功賜爵豐寧縣子邑
二百戶尋從帝平齊加開府改封黎陽縣公邑千二
百戶授職方中大夫及宣帝嗣位轉右勳曹中大夫
尋領右忠義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及受禪進位大

三高祖紀 周書十三 列傳十三 十三

將軍拜汴州刺史甚有能名上聞而善之優詔褒揚
賜帛百匹尋加上大將軍進爵郡公轉邵州刺史在
州數年甚有恩惠後檢校江陵揔管州人張願等數
十人詣闕上表請留爾上嘉歎良久令還邵州父老
相賀尋遷洛州刺史復為熊州刺史並有惠政以疾
徵還京師仁壽末卒于家謚曰靜有子志本

段文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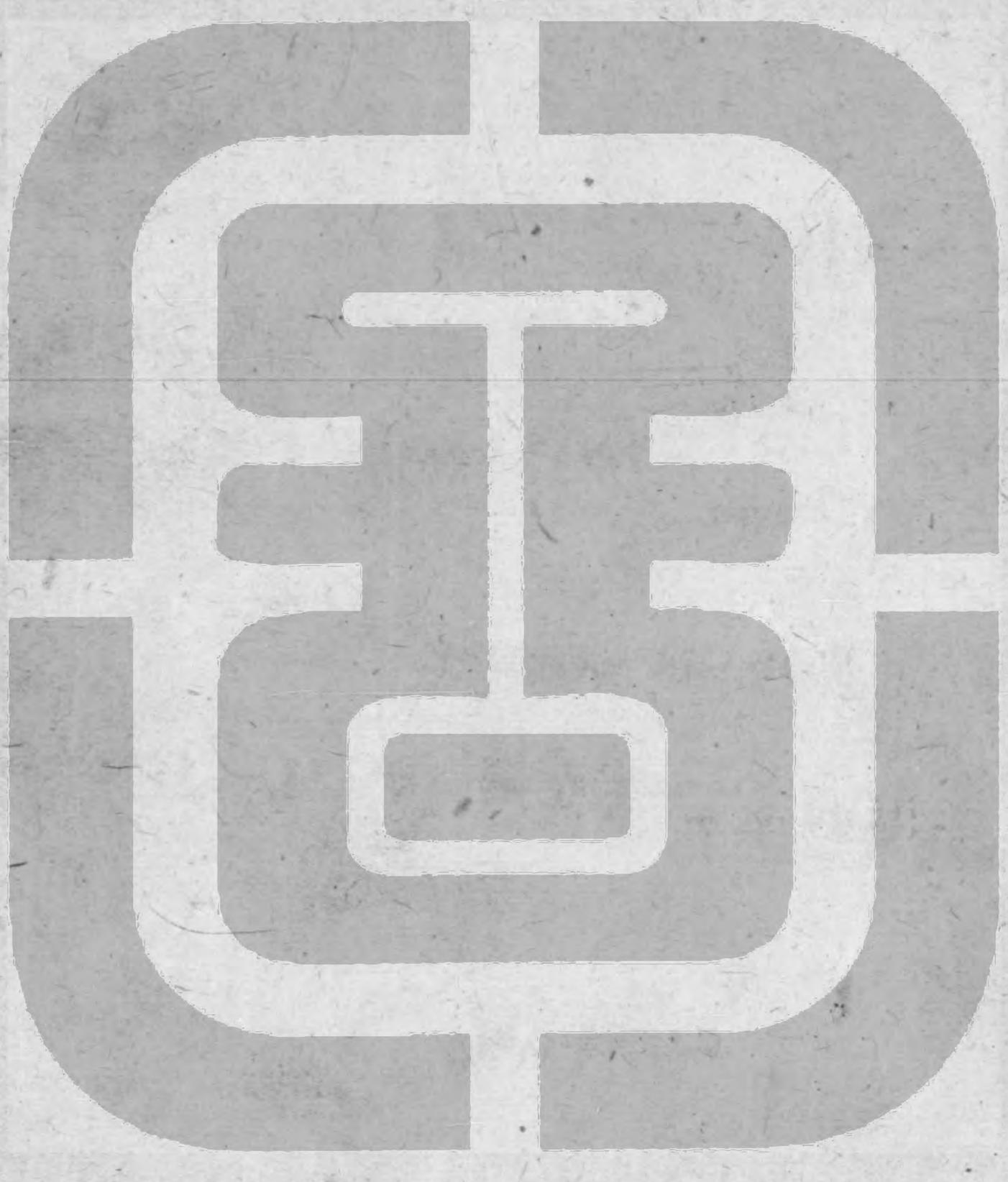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洺
河甘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英略膂力膚氣過人性剛直
明達時務初為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幹用擢授中
外府立曹後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宅
將侯子欽崔景嵩高為內應文振杖槊登城與崔仲方
等數十人先登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
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帝大喜賜物千段進拔文侯華
谷高壁三城皆有力焉及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
德王延宗懼而出降錄前後勳將拜高秩以讒毀獲
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邑千戶進平鄴都又
賜綺羅二千匹後從滕王逌擊稽胡破之歷相州別

篤揚州摠管長史入爲天官都上士從幸秦嶺經略
淮南俄而尉迥作亂時文振老母在鄴城迴
遣人誘之文振不顧歸於高祖高祖嘉而留爲丞相掾領
宿衛驃騎司馬消難之奔陳也高祖念之文振安集淮
南還除衛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達
奚震討叛蠻平之加上開府歲餘遷鴻臚卿衛王爽
北征突厥以文振爲長史坐勳簿不實免官後爲石
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摠管改封龍崗縣公
突厥犯塞以行軍摠管擊破之逐北至居延碎雪而還

九年大舉伐陳以文振爲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
摠管及平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尋轉并州摠管司
馬以母憂去職未幾起令視事固辭不許後數年突
厥寇雲州摠管梁爲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文振以行
軍摠管拒之遇達頭可汗於沃野擊破之文振先與
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駝馬比還世積
以罪被誅文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録明年率衆出靈
州道以備胡無虜而還越嶲蠻叛文振擊平之賜奴
婢二百口在壽初嘉州獠作亂文振以行軍摠管討

之引軍山谷間爲賊所敗前後阻險不得相救軍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其不意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寇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敗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而讀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理高祖慰諭之授大將軍尋拜靈州總管煬帝即位徵爲尚書右部尚書尋遇其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至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兩連張壽登闇渾于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帝幸江都以文

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高祖時容納突厥啓民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文振以狼子野心恐爲國患乃上表曰臣聞古者遠不間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玁狁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圖也今羣狄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地利如臣愚計竊又未安弱則歸投強則反噬蓋其本心也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衆所共知以臣量之必爲國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遣令出塞外

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
策也時兵曹郎斛斯政專掌其事文振知政險薄不
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道疾篤上表曰臣以庸微
幸逢聖世濫蒙榮寵位伍而智能無取叨竊已
多言念國恩用忘寢食常患効其鴟吠以報萬分而
攝養乖方疾患遂篤抱此深塊永歸泉壤不勝餘恨
輕陳管穴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
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臣陳降款心懷背叛設
ル多端勿得便受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
軍皇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
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
爲難阻兵糧又竭強敵在前歸輜出後遲疑不決
下策也後數日辛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祿
夫尚書右僕射北平侯諡曰襄賜物一千段粟麥
千石葬儀敬吹送至墓所有子十人長子詮官至
二千郎將次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爲
黃部尚書性甚剛嚴帝令督秘書少監學士時學士頗有

儒雅文操顗雖輕薄從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史臣曰仲文兼資長文武雅有籌筭其伐陳之策信爲
深遠矣聲績古人襲之豈徒言哉仲文博涉書記以
英畧自許行軍潤遂立功名自盈數後雖營營推轂
遼東之役竟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亦非戰人之
罪也文振少以贍畧見重終懷壯天之志時進讜言
頻稱詣實其取高位厚秩良有以也